

究竟是“凭”科研还是“凭”教学—— 高校教师职称咋评更科学？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人社部、教育部前不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克服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

相关不良倾向如何破?改革还要过几道关?新华社记者就此走访了多地高校与相关教育管理部门。

不良倾向影响亟需改正

——伤教学。“以往评职称,往往只看重发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部专著、拿到几个课题等量化指标。”多名高校教师告诉记者,教学质量好不好、学生是否有进步这些难以量化的内容在职称评定考察中被“边缘化”。这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并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多名在校大学生抱怨,部分职称高、头衔亮的科研明星,上课时或照本宣科或匆匆忙忙,“感觉自己对老师来说很多余。”

——伤科研。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C刊”)设计研制者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指出,部分高校还存在论文评价机制问题:通过论文评价教师学术能力时,忽视论文质量,只看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是否SCI期刊、是SCI的一区或二区,错误地将评价期刊的指标等同于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部分高校将在SCI期刊上刊发论文与重金奖励挂钩。

苏新宁等专家指出,“畸形”的评价标准与物质利益将正常的科研评价异化为

“学术GDP”。这一方面导致国内高校不必要的版面费开销“暴增”,另一方面诱发学术不端行为。

——伤教师。“帽子”、项目、奖项等学术荣誉、资源容易向少数官大、资深的教师集中,对高校青年教学科研工作者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江苏一高校学科带头人告诉记者,他发现每年在国内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他署名的论文中,有约三分之二他自己并不知情。“莫名其妙就收到论文录用通知,部分论文的通讯作者至今仍未与我联系。”但青年教师发论文却是“难上加难”。

“青椒”本是高校青年教师用于自称的网络词语,现在却被“青焦”一词代替。不少青年教师说,自己既要授课又要带学生,既要顾家带娃又要挤时间做科研,申请项目时比不过资深前辈,可如果几年内拿不到若干重大课题、没有在高质量期刊上发几篇论文,很可能就被直接淘汰。

职称该怎样评更科学？

当前已有部分高校针对职称制度改革进行有益探索。

——更看重“教学好”。“华松上课有三宝,案例、板书、喝水少。”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蒋华松扎根讲台30多年,是学生心目中的“数学演说家”。在他的职称评审材料中,没有论文,仅有一项署名排在第3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高等数学》等教材专著。2019年,南林调整政策,蒋华松通过主要面向教授公共课、基础课老师的“教学专长型”类别评上正高级职称。

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静说,2019年学校新增设专职辅导员岗位,单独设置辅导员系列职称晋升条件,并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实行单列指标、单独评审。工作成绩优秀的辅导员可晋升高级辅导员、正高级辅导员职称,分别与副教授、教授同级别。

——更看重“能转化”。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蔬菜专业的李灵芝老师,从事农技推广5万多亩,实现亩均增收2000元以上,培

训菜农和贫困户近万人次,带动种植户30000户以上。但如果按老规矩评职称,她这些成绩还比不上上一篇SCI论文。学校探索并实施“推广型教授”职称评审新规后,她获评正高级职称。

南通大学服务地方工作处处长高江宁介绍,该校出台新规,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承担的项目和经费,视同相应等级的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同等对待,激励效果明显。

——更看重“有专长”。日前,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聘用一名临界态物理学专业的科幻作家为一级讲师,教《交流与写作》课程;引进一名无论文无项目的“海归”教创意写作,仅因他曾在海外4所大学任教,擅长教授中英文写作。

“教学为要。”该院院长陈跃红表示,南科大学生急需改善他们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在引进教师的时候,不看他的帽子和论文,就看能不能教好。”

职称制度改革仍需闯关

受访专家指出,职称制度改革从探索尝试到制度落地之间还需闯关。

“公平关”。“评价标准要因人而异、因校而异。”陈跃红表示,但学历、研究能力、学术成果、代表作等专业评价指标本身是必需的,也是保障职称评审公平的基础,不能抛弃。

为确保公平,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专家资源库,探索强化同行评议制度,在学院初评过程中,引入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校外同行专家,在第二轮学校送审环节也增加了外送样本量,由以往的三四份提升到九份,通过参考高水平的专家评审保障聘任质量。

南林人事处处长孙松平介绍,以“教学专长型”参评职称基本条件是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600当量课时,此外还要看其他教师和学生评价,学校督导组也会听课,根据学生能力培养、课程教材建设等方面综合评价。

“导向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等高校负责人表示,高校职称评审标准要努力破除“官本位”,拒绝“权力导向”;要反对学术

腐败,倡导健康的学术批评,拒绝“圈子导向”;还应当让学术评价与高额物质利益“脱钩”,拒绝“票子导向”。专家表示,“瞄准重大创新,以贡献力为重要评价指标是改革的重要导向。”

“自主关”。“目前国内不少优秀创新成果首发在国外期刊上”,苏新宁提醒有关部门应注意日益突显的知识产权流失问题。

沈阳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周振田建议,应鼓励高校教师更多成果发表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培育中国自己的学术价值评价体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方面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会同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按照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安排,广泛开展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广大教师意见建议,加快完成高等学校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使广大教师充分享受改革的红利。

新华 杨思琪 陈席元 魏梦佳 胡浩

30%已婚女性曾遭家暴 法院:无需忍让依法维权

家庭本该是幸福生活的港湾,然而近年来触目惊心的家庭暴力案件却屡屡发生,有的甚至演变为刑事犯罪。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面对暴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选择报警。同时,执法中还存在家暴认定难、取证难、保护措施实施难、施暴对象处理难等问题。海南省法院系统审理的4起涉家暴典型案例,旨在帮受害者打破沉默,提醒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惩治暴力、依法维权,勇敢站出来对家暴说“不”。并告诫施暴者:殴打配偶或者家人不仅仅是家务事,更有可能涉及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隐忍助长家暴成癌
法院发人身保护令

海南省海口市的胥小花与黎族男子黄大春经人介绍后结婚。婚后胥小花才知道黄大春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其言语辱骂、拳打脚踢,过后又认错。胥小花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面对黄大春的施暴选择了隐忍。谁知这样反而更加助长黄大春的暴戾。胥小花数次报警,派出所做了协调处理。

后来,黄大春又开始参与赌博,甚至喝酒后就去找其他女性夜不归宿,还因沾染上毒品被公安局处罚。黄大春不准胥小花出去工作,还不给生活费维持家庭开支。胥小花出去工作后黄大春怀疑其与他人关系亲密,双方经常发生争吵,黄大春喝酒后经常打骂胥小花,有时还打孩子。

2017年10月23日,黄大春又一次打胥小花,胥小花报警后警察做了调解。随后,胥小花找到妇联和龙华区法律援助中心,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在妇联和法律援助中心的调解下,黄大春写了保证承诺书,胥小花为了孩子再一次选择原谅。

然而,黄大春并没有丝毫改正。2018年1月8日凌晨,黄大春喝酒回家后又开始谩骂胥小花,并当着两个小孩的面对其拳打脚踢,甚至用刀威胁不准报警。后经医院诊断,胥小花左眼、头左部挫伤。忍无可忍的胥小花来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18年1月25日,龙华区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申请人胥桂花的陈述及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申请人遭受到家庭暴力,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据此,龙华区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黄大春对申请人胥小花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黄大春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胥小花及子女,禁止被申请人黄大春到申请人胥小花借住的居所。

殴打孕妻胎儿死亡
获刑三年离婚赔钱

吴笛是海口市人,吉亮是三亚市人。经人介绍,两人于2017年登记结婚,住在三亚市。婚后吴笛发现吉亮有暴力倾向,时常无故对其实施暴力。因自己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吴笛一直选择默默忍让。

已怀孕38周时,医生告知吴笛可以入院做剖腹产手术。吴笛打电话给婆婆,询问是否可以帮忙照顾坐月子,同时表示希望去海口的医院生产,方便让自己母亲和姐妹轮流照顾。然而,吉亮却认为吴笛威胁其母亲,随即关门殴打吴笛,吴笛的眼睛被打肿,视力模糊,吴笛见吉亮还要拿刀捅自己肚子惊慌之下逃出门去借邻居手机报警,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出警并做记录。

因眼部伤势较重,吉亮便把吴笛送至三亚市人民医院,但医院已下班,吴笛提出在附近开房住下,方便第二天看病。在宾馆办理入住手续时,吉亮不肯交出吴笛的身份证,致使无法办理入住,吉亮母亲便去找其他酒店,吴笛起身想叫住婆婆,刚走到宾馆门口,吉亮

跟出来抓住吴笛用水果刀割破吴笛脖子,致使吴笛流血不止,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出警并做记录。

随后,吴笛被送往301医院治疗。经诊断,胎儿已在宫内死亡,吴笛颈部多处割裂伤缝合。三亚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吴笛的损伤已达到重伤二级。

2017年10月6日,吉亮到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投案。2018年7月18日,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吉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18年2月2日,吴笛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三亚市城郊法院认定被告吉亮的行为系家庭暴力,依法准许吴笛与吉亮离婚,并向吴笛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共计23956元。

吵架殴打疑心外遇
三次起诉判决离婚

2014年7月,李燕和邓龙自由恋爱并登记结婚,2015年8月生育儿子邓龙洪,婚后夫妻感情尚可。然而,好景不长。从2016年起,邓龙经常在外喝酒,回家后就找茬殴打李燕,并摔坏家具、手机、手表。邓龙怀疑李燕有外遇,有时还到李燕工作场所吵闹,导致李燕无法上班。

2017年春节后,李燕被迫回娘家居住,儿子也随李燕在娘家居住。李燕于2017年两次起诉离婚,法院均判决不准离婚。两次起诉离婚未果没有使夫妻感情改善,反而一见面便吵闹,时常上演“全武行”,夫妻俩继续分居。

2019年李燕再次起诉离婚,被告邓龙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材料。

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婚后自2016年农历正月起夫妻感情开始破裂,原被告之间缺乏夫妻间正常的沟通与信任,导致夫妻矛盾不断加剧,甚至发生家庭暴力,并分居生活已满两年,符合婚姻法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准予原告李燕与被告邓龙离婚。

疑夫出轨吵闹不休
丈夫失手打死妻子

蔡红系小儿麻痹症残疾人。1995年1月11日,邢飞与蔡红登记结婚,婚后在海南省儋州市某村共同经营小卖部。

2015年的一天,蔡红听说邢飞有外遇,之后便经常因此与邢飞发生争吵,并借故谩骂邢飞,邢飞为此曾殴打蔡红,后报警处理。2017年7月3日下午,蔡红在小卖部称邻居偷盗小卖部的物品,邢飞认为蔡红诬赖邻居,遂站起来殴打坐在椅子上的蔡红。7月5日傍晚,蔡红死亡。经海南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蔡红系颅脑外伤引起脑挫伤、硬膜下血肿、脑疝形成致呼吸系統循环衰竭死亡。

案发后,邢飞得悉被害人蔡红家人已拨打110报案,便一直在家中等待,后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据邢飞供称,近年来,他与蔡红夫妻关系不是很好,蔡红自从听说其有外遇后,就经常不吃飯、酗酒,对其恶语相向。遭到谩骂后,邢飞实在受不了就动手殴打蔡红,这种情况已有两年多。

另据证人陈某介绍,他租借邢飞房间经营饭店已有3年,发现蔡红可能存在精神问题,经常看到邢飞和蔡红打闹吵架的情形,自己还曾看到邢飞殴打蔡红。蔡红死亡前,邢飞打过蔡红。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夫妻之间因琐事激化矛盾引发的犯罪,一审以邢飞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志 翟小功
(文中所涉当事人名字均为化名)